

任登庚
著

变迁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1960年9月出生于秦巴山区旬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回乡后，担任过代理教师、大队干部、公社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一九八四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工作二十余年，历任乡长、乡党委书记、人大主席职务，现在旬阳县经贸局供职。平时喜好读书，常写一些作品在省内报刊上发表，只因疏于收集，并未出版个人专集。2008年夏季开始，利用两年工作之余，写出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王大伟
封面设计: **ino** 陕西广告文化传媒
版式设计:马娟
封面题字:魏书林

农村青年成长之路 基层组织演变历史 当代乡村生活画卷

变迁

一部《变迁》，详细地道明了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变化历史，系统地记载了基层干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作难点，大量地记录了乡镇领导层的工作难题，细致地介绍了乡风民俗和农民思想的变化过程。书中内容包罗万象，层次有序，是一部历史的记录和回放的见证。

要想了解农村青年成长的艰难历程，学习乡村干部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应变能力，积累一些在基层工作的经验，那就打开《变迁》吧！

ISBN 978-7-5513-0018-6



定价：49.80 元

变 迁

任 登 庚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迁/任登庚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513-0018-6

I.①变… II.①任…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7872号

变 迁

作 者 任登庚

责任编辑 王大伟 刘 宇

封面设计 陈晓伟

版式设计 马 娟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康市汉滨区文化印务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580千字

印 张 28.75印张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18-6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5000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写农村青年的成长史和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组织变迁史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几十年生活观察和深层体验的基础上，描绘了不同时代的众多人物形象，揭示了农村各类家庭的变化过程，展现了社会上的人情冷暖以及各种纷繁纠葛。书中所记载的日常生活与体制改革的矛盾，是农村三十多年来历史演变的回放。在叙述乡村政权的变化时，展示了各层人物的不同心态，大量地反映了乡镇领导层诸多的工作难题，全景式地展示了一代基层干部在复杂的环境中走过的艰难历程。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和同仁。

引子

真的，回想我走过的几十年历程，确实太艰难了！我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农村，开始时做农活，当伐木工，继之代理教书，当过大队（大队：八四年以前我们这里把村叫大队）干部，在信用社里干过临时工，所从事的行业可谓五花八门。就这样，我一直在艰难的求职历程中东碰西撞地“碰”了五年，总算“时来运转”，从一个农民身份的起点一跃当上了副乡长。这样的事情如果在现时就不能办，因为担任乡镇领导职务的人要优先从单位的中层干部里面选拔，并且还必须是两年以上的后备干部。如果空过中间这几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属于离奇的事。但是，我们很多同龄人就是有那么“离奇”的经历，我自到乡政府以后就再也没有转过行，在“乡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把自己一生的精华岁月奉献给了乡村……我在岗工作的时间，有过成功的业绩，获得过很多荣誉，同时也有不少失误，特别是在仕途当中有过多次的起起落落，现在一直记忆犹新。我家庭的发展历史，也经历过相当多的艰难和曲折，回想起来真是历历在目。对于这些，我感到很有思考的价值，于是就萌发了要作以记载的动机。

但是，当我把自己的欲望诉诸与友人时，他们却规劝道：“且住，你田自智至今还是不能‘自制’！难道生活中的多次起落还没有使你的硬性子‘襁’下来，现在又想搞什么标新立异的事情？况且，你是一个祖辈务农人的后代，搞了几十年的基层工作也没有多大‘进步’，充其量来说只是当过一个未入品级的小吏。讲文，你没有定过安邦之策；讲武，又没有立过汗马之功。这，又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友人虽是好心规劝，但却不能打消我心中长期的疑结。我经常一人静坐而苦思：我们在基层几十年苦心积累的成果，现在是不是应该都把它抛弃了呢？若依好心的友人之言，那如烟往事岂不就真的“如烟”了？对于这些想法我长期无法释然，于是就去请教作家吴建华。

吴先生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倒是很超脱。他在详细地问了情况之后，就给我解释道：“人各有志。一个人丰富的阅历就是无穷的财富，把这些传之于社会也是贡献。从农村青年成长为基层领导，这是‘从奴隶到将军’的一个艰难历程，期间尝试的酸甜苦辣是难以想象的，把它组合起来是一份很好的警示材料……”

自从那次和吴先生会谈之后，我的思路就慢慢地清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看起来并无多少可取之处，著书立说又没有什么宣扬价值，但我岂能以袒护个人短处为出发点，竟不顾事实地去胡乱涂抹一代人几十年的劳苦功绩？以前做过的事毕竟是无法改变的历史，与其长久地把它装在心里憋得难受，还不如现在就把它“释放出去”，这样既能使未接触农村的人真正了解到老百姓的生活，自己还能落得一身轻松！

基于我所要叙述的东西既无高深的理论研究价值，也无大起大落的动人情节，更没有想要别人借鉴的奢望，只是对一些小人物地位的变化和乡村面貌的改观之事作一些回录，故而以《变迁》的名目作记之。

我们山区小县城顶能数出的就是消息灵通，我这一细小的动作自然没有逃出老领导孙成的视野。他如今也在县城住，和我离的不远，在礼拜天休息时他找来了。他先问清了我的意图之后，接着反复地向我陈述厉害：以前多年的所见所闻，有很多事是不宜在公众场合暴露的。如果把这些生活情节彰显出来，误处诸多，最低也有三大过处：首先是在外界要落一个谈论已故同行的骂名，此即算为不仁；其次是影射了有些在社会上春风得意的人，此皆为不义；另外是于自己难免会招来非议，惹一些麻烦，后果难测，此即算为不智。如果硬要背着不仁、不义、不智之名去行事，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

我无法，只有对他的说法作以支吾。这样谈论了大半天时间，我没有否定他的意见，但对他的观点也没有表示接受，直到下午时分，他走了。在送走他之后，我折转身回到家里时，总感觉心里一直不是滋味，种种人情世故和一幕幕繁份的工作场景，始终不停地在我大脑里回放着。而我，就在这纷乱的纠扯之间“乱碰头”似地打练了几十年，到现在只为做一个历史的记载，没想到却与多年的老领导各自持着自己的观点不能统一……

目 录

一、隔世导师	1
二、彷徨	21
三、弟兄	45
四、一进“公”门.....	60
五、矛盾时期	70
六、一次回落	89
七、起势	100
八、联产到劳的时候.....	112
九、配 合	138
十、土地大包干	148
十一、悲喜交集	174
十二、“钟阎王”	200
十三、二进“公”门.....	213
十四、二次起落	228
十五、人生第一悲痛的事.....	238
十六、政社分设的波澜.....	253
十七、第一个搭档.....	265
十八、“名人”的磨难.....	274
十九、无法负起的责任.....	286
二十、“聪明”人的下场.....	297
二十一、困难的日子.....	309
二十二、第二个搭档.....	319
二十三、故乡秩事.....	330
二十四、第三次起落.....	345
二十五、阶梯	357
二十六、撤区并乡的动荡.....	370
二十七、解放劳动力.....	383
二十八、功成前后.....	398
二十九、留给后来评说.....	419
三十、归宿	434
尾 声	446

一、隔世导师

(一)

三十年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对于人生，它却是那样地漫长，能把婴儿变成父亲！我在这期间所经历的繁杂之事多而又乱，一时也难说得清，道得明。思来想去，只好先从我的出生之地说起，方能算作一个比较完整的头绪——

在秦巴山区的汉江河北岸有一个太极城，城北的旬河是汉江的最大支流。旬河将注入汉江时又吸纳了一条小支流叫冷水河，这冷水河名符其实，水特别地冰冷。她源于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阳山脚下，五十多公里的流程被夹在南北两面大青石山脉中，蜿蜒前行，汇入旬河。根据有关地理学家考证：阳山本是秦岭的一个支山脉，旬河从秦岭发源时就有一股水从山内渗到阳山，在阳山根的山洞出面之后就成了现在冷水河的源头。这冷水河相对于旬河是出于母体，又回归于母体。她的下游二十多公里属于洵湾乡所管，上游的三十多公里则直穿冷水乡的全境。冷水乡政府就驻扎在上游的中部，全乡共计十八个村，五千四百余人。

从乡政府向东直上到十五公里处就是冷水河的发源地何家园，何家园北方后面的二十公里处是张良庙，东方是阳山乡，南方是祖师庙山，这山南脚下的村庄是田家坪，也叫莲花山。这莲花山虽居于偏僻之地，但奇特的地貌却是人间少有：东边是三排前后相间有序的石山岭，那一些岭岭凹凹连在一起，酷似几层巨大的屏风，煞是好看。南方也是三重山，但山与山之间前后左右互不相连，从内向外摆列的一山比一山高，好像几架斜靠着的巨型楼梯。西北两方山的形状很像南方，但它们却不如南方山那样地各自成为一体，都是左右之间相互联着。这四方的山顶，一个个酷似莲花瓣，山与山围成一圈，将整体构成了一个巨型莲花。正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真正展现了陕南山区的风貌特色！

我们田氏先祖当初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那是在清朝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片荒山，弟兄三人从河南老家逃荒到这里，凭着自己勤劳双手的开荒种地，辛勤耕作，置办家当，繁衍生息。他们当时没有条件考虑交通便利问题，也无法预计这里以后还会通车，更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有几百名后代在这里生存劳作。

我爷爷田忠辉，上三代都是单传，家族当中既没什么有势力的硬关系，也没有高亲厚友，可谓六亲骨肉皆无依靠。由于没有外力的援助，因而他在长时间的生活磨练当中，养成了小心谨慎的为人处事习惯，考虑问题也比较周全，深得乡民们的

拥戴。爷爷在家主事之前，因为祖上世代务农，又不识字，所以在外结交不广，很少能在人面子上说是道非，拿出自己的主见处事，这要按当地人的说法就是门户不高。到了爷爷当家理事之后，他以和善的性格，加上聪明的才智和灵活的处世技巧，很快就使自己声名远扬了。众人交口称赞，说爷爷彻底翻转了上辈子的门楼，抬高了田家的门户。

爷爷也确实依靠自立，把家族捧上了显赫一时的位置。他与上辈人区别的最显著之处是有了文化，还精通医术。当时在偏僻穷苦的山区给人看病，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医生治好了病人，那他就会被患者一家奉若神明，能记上人老几代的恩情。至今，离我们家二十里远何家园村的何家，因我爷爷给他们的祖奶奶治好了病，堂前还供有我爷爷的牌位，这是我们当地人都十分清楚的事情。

我开始也闹不明白，人怎么能当神一样地供着。但这事却在何家所供牌位下的供奉书上用白纸黑字写着，不由地人不信。根据记载：那年三伏天，何老先生最疼爱的小妾因难产死了。这事情实实在在出得太突然，家里不可能提前给这样年轻的女主人预备下后事所需，加之在夏天死人又不能长时间的停放，因而只好临时请人用柏木板钉了一口薄棺材。由于当时天气太热，匠人们赶着要把棺材做起，这正是“忙工无细活”，做出的棺材板缝不紧密，当地人也叫它“忙材”。当何老先生的爱妾被装进忙材后，人们都纷纷议论说这是她早亡的薄命所造，前世注定今生进不到好的“量人斗”（即棺材）里面去。一大行人送灵那天，爷爷刚好从外地回来，老远就看见了前面的送丧队伍。他在向别人问清了情况之后，就想赶上去安慰丧家几句，以尽乡邻之情。当他将到送丧的队伍跟前时，发现地上有一些零零落落的血滴，这些血都是从棺材板缝中流出来的，很显然是死者的尸血。他发现血滴略呈红色，便把尸血用细柴棍拨了拨，仔细一看，还有粘稠状。他根据多年的行医经验，当即就判断出死者还有救，最起码还没有死定！于是就急忙喊叫抬灵的停一停，他要开棺再验证一下。

当时几百送丧的人就嚷嚷开了，有的怀疑，有的嘲笑，有的直言不讳地说我爷爷有神经病。总之，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死过的人还能复活。经过很长时间乱糟糟的争辩之后，还是丧主何老先生一句话给定了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几个人打开了棺材之后，爷爷先是对何老先生的小妾作了详细的审视，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给她脑前后的几个穴位、人中和几个指尖等部位扎上。说也奇怪，不到半个时辰，棺材里的人嘴唇微微动了一下。继而，爷爷对她的几个穴位又进行了推拿、按摩，最后又轻轻的揉搓。

奇迹发生了：被认定死过的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脸上也逐渐地有了血色。

这一下了不得！全场当时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孝子们一齐放声大哭起来。何老先生倒是镇静，先是给我爷爷恭恭敬敬地作了三个揖，继之喊叫自己的三男一女外加

十一个孙辈，齐刷刷的跪下，给我爷爷磕起了响头。磕响头，这在农村是敬神时最虔诚的一种磕法，它要求磕头人每趴一下，头必须点着地，并且还要有响声。这样隆重的大礼在一般人跟前根本不用，只有在自己最尊敬的人面前，感到用各种方法都无法表达敬意的情况下才给施行。何老先生当时确实太感动了，一边不断地磕头，一边嘴里喊着“恩人啊——恩人！我的再生父母，你是活神仙啊……”随着的一些儿孙们也跟着亲爷爷、活祖宗地喊叫起来。他的大儿子由于太诚心、太激动，几下子就磕破了额头，血顺着鼻梁凹流到了下巴；二女子哭着个头磕下去，喊了一声“妈呀——妈——耶……”当时嘴脸乌青，背过头就昏死过去……

在场的老年妇人们有的直抹眼泪，有的双手合十，喃喃自语地念佛。一些老汉们有的直摇头，有的噙着旱烟袋，含糊不清地议论着：“不说以前人老几十代的话，就连我们也活了几十岁了，从来都没见过这种怪事！”那些平时好于闹事的年青小伙子们，这时也一改往日的咋唬劲，都静静地立着，钦佩地望着我爷爷。一些围观的小孩见大人们的神态如此地敬慕，也都主动的跪下来磕起了头，嘴里“神仙爷爷”地一片乱叫起来……一时，偌大的一个送葬队伍，由哭声一片的悲愁世界变成了朝拜“神圣”的热闹场面……

还是丧事总管何长明有主见，临事不乱，转身喊了几个细心的人，从棺材里面轻轻地搀出了何老先生的爱妾，同时安排人回家找来了棉被和躺椅，抬着这位“二世”，踏着吹鼓手们的喜庆乐曲，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何老先生的爱妾被救活后，他们与我爷爷的关系很快就一般起来，除开逢年过节从不间断地送礼之外，每次在爷爷出差购药时，何老先生的几个儿子都要轮流着接送。如果到县城采购，何老先生还要亲自陪同，一定要安排在县政府干事的亲妹夫家吃住。为了感谢我爷爷的救命之恩，何老先生便叫爱妾把我爷爷认作干爸，他还亲自写了“尊父田忠辉”的牌位，供奉在家神“天地君亲师”的下方，并把爷爷救活爱妾的经过作了文字加工处理（当然，这其中也免不了带着感情色彩，象写书一样地神化），写在白棉纸上，压在牌位下面，使爷爷的救命之恩彰显于何家后世。在做了这些之后，他还觉得无法表达对恩人的敬意，便叫妹夫出面活动，自己花重金，借用县政府的名义，给我爷爷送了一块“悬壶济世、起死回生”的金字大匾，使爷爷在本地声名鹊起……

何老先生本名忠文，在方圆百里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一生以教书为职业，教出的学生也算桃李满县，有几个学生在县政府干事，还大小捏着一点实权，至于在各保公所“工作”的人，那更是举不胜举。特别出色的一个学生叫李一彪，在省法院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这李一彪每逢回家省亲，都要由县长李富贵陪同，带着重礼看望自己的恩师。谁都能想到，这冷水河是一个偏僻的山区，百姓们平常连见县长的面都难，现在县长还能亲自给这个地方的一户人家送礼，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有

头面的一家人啊！这何忠文由于有县长的尊敬，自然就抬高了身价，人们都对他纷纷施以巴结之礼。在当地，谁家正月接春客如果能请到何老先生，那将是无比的荣耀。就是请客时万一接不来何老先生，那怕就是请到他的哪一个儿子去，主家也会向亲戚朋友们炫耀好长一段时间。何老先生到了谁家喝酒，都要由当地最有脸面的人来陪同，这已经形成了不明文的规矩。一些没有钱势的人，如果哪一家要请何老先生吃饭，那得看他有几世的积修，否则，连想也不要想！

这样一个有“面子”的人，对我爷爷如此般地敬奉，别人自然都要看势向行事了。人们平常见了我爷爷的面就象见了何老先生，说话都是轻言细语，生怕得罪了这位有后台的贵人。就连李家湾那平时没人敢惹的无赖李三柏，原来经常在背后说我爷爷给人看病是为了混吃混喝，见了面一直喊“文明叫花子”，现在见何老先生对我爷爷如此般地恭敬，也很自然地一改往日的称呼，众人在的场合，装出很斯文的样子跟着别人喊起了“田先生”。

爷爷在何忠文的奉敬下，声威迅速地壮大起来。不久，经过“组织考查”和“民意推荐”之后，在当地当上了保长。

保长的职位，也算一方的父母官。当时，洵河县共有十五个乡，每个乡下设若干个保。乡一级都有称呼和固定的办公地点，称作洵河县某某乡。保公所一级没有名称，只有顺序号，称作某某乡第几保，办公地点也是随着保长的居住地而变换。保长没有拿国家的固定报酬，只是按月吃份粮，一份粮按照规定一般在二至三斗。保长吃的份粮都是按全保人数的多少来计算，一般每月吃二至三份的不等，一年的份粮也就是一千多斤。当保长如果仅仅是拿上级规定的一点份粮，那是根本不划算的事。但是，就连这低收入的职事也是人们的抢手货，大家还要争着要去干，其原因是保公所虽然规格不高，但是它的职权却相当大。保公所平常可以把上级下达的粮款任务加大之后再分到各农户，有时还可以巧立名目地向各户派捐，保长们就可以在老百姓们交的这些捐中捞取钱财。保公所的人对各户摊派，那就是硬性任务，必须完成。他们在清收粮款的过程中，遇到农户不交或者迟交，就能随便冠以抗粮抗款的罪名，运用捆人、打人、关人之手段逼着交。农户迫于强权，除开家里万般无法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能按期完成“任务”。对于这些行为，上级虽然都清楚，但却很少有人去追究。因为他们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如果把这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去弄明白了，那各保又拿啥来给自己进贡呢？保公所一级没有配套机构，全保人的农林水保、公检法司、吃穿用度、生养死葬都要归保长们管。在遇到匪患横行时，保长能行使先斩后奏的特权，在事后向上级报一个备案的材料，就像报一个送阅文件那样地简单，上级一般也不作过多的查问。保上正常办公时，只有一个保长和副保长外带一个管帐的文书，其余的几个保丁只能算作“半脱产干部”，“工作”忙了到各户去跑一跑，办一些差事，闲了就在家里种地。保公所的保丁没有固定的份

粮，他们的酬劳时高时低，一般是干一次公务，由保长按照误工的情况给予定夺。给保丁的报酬大部分是粮食，如果遇到收捐时也能给他们发一些钱。上级对于保长和保丁的报酬不作统一发放，只是由保公所自己组织人力，常年在各个农户当中收取。保丁们平常也不参加保上的办公会议，更不用说决策之类的重大事情了。

田家坪归属洵河县洵湾乡第九保所管，我爷爷当时就在九保当上了保长。他在当保长之后，为了办公便利，就把原来保公所的房屋作了变卖，将保公所的地址迁到了田家坪院子，并在全保抽摊劳力，盖了几间办公的新房。他平常也很少到公房去，就在自己的家里处理日常公务，悠闲地行使着一方“诸侯”的职责。

（二）

我爷爷在当上洵湾乡第九保的保长之后，县长李富贵按照惯例，从县上选调了自己的侄儿李坤山来当专职副保长。按当时的管理体制，上级派来的副职名义上是助手，实质就是监督员，当地的正职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副职的脸色行事。九保新派来的副保长是县长的侄儿，又是一个很有文化但缺少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李富贵把他安排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侄儿先实践一下基层工作，以积攒后来升官的资本。他这显而易见的意图，爷爷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位助手也格外地亲热，遇事多商量，两人关系处理的非常融洽。

爷爷和李坤山都是新上任的保长，在新的工作面前，二人经过短时间研究之后，很快就理清了思路。他们决定新班子成立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以使自己能站稳脚跟，尽快地打开工作局面。这些说到底就是要抓主要矛盾，争夺本地各派的势力，使有头有脸的人都能站出来为自己捧场。

当时九保主要居住着何家、李家、田家三大家族。由于这三大族人都比较多，因而都有各自的地盘势力。这几族人上上下下的关系非常复杂，形成的势力相当大，他们如果要起心促人上台或者撵人下台，那也不是多么费力的事。我爷爷上任之前的保长就是因为大而化之，没有处理好这三大家族的关系而被撵下台的。

在九保的三大家族中，何姓的人最多，主要居住在保公所以北的何家园周围，他们是以何老先生为首的知识型家族。在清末时期，族中考上了很多举人和进士，大部分在外面当过官。何家自从那时站住脚跟以后，族内考取功名的人接连不断，加之当官的家族观念又重，都很顾盼乡亲，相互帮忙，实力越来越大，一直与当地官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了显赫四方的望族。何家在本地居住的时间久，内部又相当团结，一家有事，全族人都齐心帮忙。他们在当地与外族人处理关系时，凭着势力压人，在方圆百里没人能惹得起。在三大家族中，何家占据着支配地位，是田家和李家两族事实上的统领着。他们在“统管”时又区别对待，认为田家坪的人虽

然少，但素质高，加之何家与田家又结着很多往来的亲戚，因而对待田姓族人采取的是团结态度。在对待李家湾那些人时，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在他们眼里，李家湾从古至今连一个上台面子的人都没有，是没有教化开的人，内部也是一团糟，属于乌合之众一类的族种。何老先生的大儿子在糟蹋李家湾的人时曾经概括性地说：“李家湾的人不明高下三等，不懂人情事理，不知道屎香屁臭……”有此原因，在与李家交涉处事时，采取的是排挤和压制的手段。

李姓的人比何家少，主要分布在保公所以西冷水河中游两边的李家湾一带，占据着近三十平方公里的地盘。李家湾的人大多数不识字，更谈不上有考取功名的人，属于野蛮性家族。这样的层次决定了他们无路径与官方交结，因而只有仗着族人多，靠得是李三柏统领着几个爱打架又不要命的人维护族威。他们与何家不同的是内部搞得四分五裂，相互之间经常结伙斗殴，对外族人处事也不懂技巧，恨田家人，对何家人也不服气。头面人物李三柏经常在红白喜事上喝醉酒之后，当着众多人的面数落何家人的眼里直接没有李家，经常欺负李家的老少。还说田家的人也不是东西，做事简直把李家不当人。有一次他越说越起劲，竟然骂起了何老先生的祖宗八代。李姓的很多人当场就劝说他，他三叔叫他住口不要骂了，他还不听，气得他三叔对他又打又骂：“你小子是在找死呢，还敢骂何老先生？真的是半夜起来骂阎王——活的不耐烦了！你再这样不改，将来再能得到好死了才怪呢……”这浑厚老实的庄稼人当时并不是真心地咒自己的侄儿，没想到后来事情的发展倒使他随便骂的一句话给应验了——这是他骂过李三柏不到一年就发生的事情。

我们田姓族人与何、李两家相比，人数比较少，居住在以田家坪为中心的莲花山地带，占据着近二十平方公里的地盘。田家虽然与何、李两族的人数不同，但也有着相近的地方。田家在早先出过几个干公事的举人，后来就一直有断过在官场上活动的人，办事讲究的是以理服人。族人相当团结，与外族人发生冲突时利用用帮派去对付。与何、李两族不同的地方是没有何家的人“硬”，没有李家的人多。田家平常处事也比较圆滑，对待他们两族的接触方法是靠着何家，让着李家。

这三大家族居住地也奇特，很自然地构成了“丫”字形。当时这几族人谁也不想过于巴结谁，但谁也不愿意过于得罪谁。日常处事就这样相互转着劲，倒还平衡了一方的局势，使得当地也算比较安宁。

九保保公所在新成立之后，需要做的第一件要紧事，就是要要把这三股大势力集聚于保公所的统治之下。爷爷和李坤山经过研究之后，先是一同去拜会何老先生，请教施政要务，这叫“拜码头”。何忠文见他们两个人到来时，态度谦和的使他们都感到拘束，对保公所提出了很多合理化的建议，在招待吃饭时也是用了家中最好的酒菜。二人在座谈了一天之后，在回归途中谈到何老先生的盛情时，都感到很满意。

拜见了何忠文之后，爷爷和李坤山就分析到：田家是本族人，他们大多数认为本族中有人能当上保长，那是自己的光彩，都应该多支持。在田家用不着专门去给谁“拜码头”，只要给几个有影响的人说一声，叫他们向本族人打一个招呼就行了，这点爷爷还是有把握的。三户家族现在已经有两族能收拢了，下来就是李家。李家族的人多，居住在河边，占据的土地又好，每年交公粮时，他们都是拿全保的绝大部分。李家的人一服顺，全保给上级摊派粮款的工作就不成问题，这样保公所每年的主要任务也就能拿下了。再说，派一个人去拢络一下，一是为了今后的公事好办，二方面也算给了李家湾人的面子。

但是，他们直接没有预计到，偏偏问题就出在了李家！

那天，保公所派了保丁何长明，带着通知到了李家湾，找到李三柏，说是经保公所研究，决定叫他去当保丁。

本来，李三柏上无父母，下无妻子儿女，独身一人，又住的是独舍，两间草房都要垮塌了，现在保公所要他去当“公人”，干公事，不愁吃，不愁穿，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也算是对他的抬举。谁知李三柏不但不领情，反而不知好歹地从何长明手里抓过通知，一撕两半，甩到火炉里烧了。他一面烧，一面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

“田忠辉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文明叫化子！他有个啥本事当保长的？想叫我去听他的使唤，把人都没认清！你回去给捎个信，叫田忠辉今后把眼睛洗亮一些，我们李家湾人不是他好惹的！”

何长明也不好过于强辩，想动手一个人又打不过李三柏，只有气呼呼的回到保公所，把情况加盐添醋地向两位保长作了汇报。

李坤山一听就火冒三丈，跳起来骂道：“狗日的李三柏，老公鸡上案板——寻着挨刀！我带几个人去他把抓来，先关几天再说！”

我爷爷倒是非常冷静，劝他说：“关他，关他几天能起个啥作用？关了以后他更嚣张！再说，我们为了他不当保丁就去关人，这样也会引起众人的非议。这事还得从长计较，解决根本问题。”

于是，他们经过商量之后，决定由何长明带着常给保公所跑闲腿的年轻娃子田德教，再去请李三柏到保公所来，研究李家湾一片的公粮摊派问题。

何长明由于上次在李三柏家碰了钉子，正在生闷气，现在听说又要叫他去请这个无赖，死活都不愿意。我爷爷劝他说：

“长明，你不必跟李三柏一样，他算个啥？你想想，狗把人咬了，人还能转过身再把狗咬一口？李三柏就好比是狗，你是人，你咋能和他去计较呢？再说，咱们做事要仁至义尽，叫旁人能看得过眼。俗话说：‘宁要人想我，不要我想人’嘛！”

何长明碍不过我爷爷的面子，只好满怀怨气地和田德教一路再到李家湾去请李